萨璧图、次恩都里、次叶成额称为七大支，阿古都督为“七大支”之长都里金重孙，这一支因系清帝后族，清入关之初被委以世守盛京福陵陵，其它支脉“从龙入关”驻防各地。康熙二十七年阿古都督直裔图黑“升授永陵防御派驻永陵”，永陵方有阿古都督直系后裔。

喜塔拉氏先世世次史书记载多有混乱，乾隆九年钦定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载：

“（喜塔拉氏）昂果都里巴颜（即昂古都力巴颜德）正白旗人，世居尼雅满山地方，国初来归。”⑪

“国初”在清史史解为太祖时期。按《通谱》所言始祖昂果都力是努尔哈赤时期人，隶属正白旗，努尔哈赤“起兴”率族众归附。然而，据“谱单”、“谱书”得知昂果都力系“明中期”人，至少距“国初”已百年以上。看来《通谱》在纪载有前后移挪之弊。这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，读《通谱》这类牵扯满洲氏族先世世系时要十分审慎。

再如《清史稿》库礼传：

“喜塔拉氏，满洲正白族人，太祖创业初，其四世祖昂果都力巴颜来归，库里事太宗，崇德初，征朝鲜”⑫。

此载与《通谱》犯有同病。新宾“谱单”“谱书”可匡其谬。

---

①据王佩环同志译，注此以谢。
②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卷一。
③《承德县志书》下页32。
④稻叶岩吉《清朝全史》；肖一山《清代通史》亦同此说。
⑤孟森《清朝前纪》页213。
⑥孟森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上册页159
⑦莫东寅《满族史论丛》页88—89注〔21〕
⑧《万历武功录》，王杲传
⑨唐邦治《清皇室四谱》卷二、后妃页1
⑩《承德县志书》下、氏族。亦记有“图力吉（即都力赞绩）兴祖直皇后之父”，然不如“谱单”等原始根据可信。
⑪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
⑫《清史稿》卷240，库礼传。

读史札记

“巴图鲁王子”考释

刘建新

《鞑靼漂流记》是清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一批日本商人漂泊来华，留居北京期间的见闻录。其中对清初满族人的风俗、习惯、法律、北京城的建筑，乃至当时一些物品、器具的满汉文名称都有记载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，文中对清初满洲贵族中的一些重要人物——诸如多尔衮、多铎等人的形象、性格都有记述。这些内容，多系亲见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长鸾同志将原作由日文译成汉文，薛虹同志参考日本、朝鲜以及清代的有关文献，对译文进行

了详尽的校注（见《清史研究集》第一辑），大大方便了使用者。本文拟对上述译注中提到的“巴图鲁王子”（又称“哈图鲁王子”）做进一步的考释。

关于“巴图鲁王子”，汉译《鞑靼漂流记》全文如下：

“称做哈图鲁王子的是九王子的哥哥，他也是君王的叔父。听说是个粗野人，考虑问题粗率，所以从来不过问政务。看来年纪近五十岁，麻脸，身材魁梧，眼神令人望而生畏。为人剽悍，在交战时，攻城陷阵，无往不胜。大明和鞑靼交战之际，屡建军功，在攻陷内城时，城中乞求投降，虽然君王已下令宽恕，可是哈图鲁王子仍不答应，而杀掉许多人。由于这个错误，被罚将其领地收回若干。但是，他出于忠诚，明白国法是国家制定的，必须严格遵守，所以对于这个处分，从来没有怨言。”①

对于“哈图鲁王子”，校注者的注释如下：

“ハトロワンス，音译为哈图鲁王子。也可译为巴图鲁王子。努尔哈赤诸子中，惟第二子代善曾赐‘古英巴图鲁’称号，顺治二年为六十三岁，其事迹不符。只有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，封‘饶余贝勒’，有战功，曾受罚，类似。”②

据是，据根各种史料分析，“巴图鲁王子”并不是阿巴泰。

据《清史稿·阿巴泰传》所记，阿巴泰于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受封“饶余贝勒”。然而，考诸清初的有关史料，可知阿巴泰受封贝勒之初，名号并不是称为“饶余贝勒”，而是尝为“伯阳贝勒”（又做“巴彦贝勒”或“白阳贝勒”）。

据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记载，崇德元年四月“二十三日，宽温仁圣皇帝论功，封兄弟子侄……封阿布泰台吉为多罗伯阳贝勒。”③

又据同书五月初三日条所记：“定多罗巴彦贝勒罪：（因）巴彦贝勒不能自主家事，上曾命女（与人，听妻言）择配，二次皆听妻言违（之）旨。（众）诸王、贝勒及大臣审明，（议定白阳贝勒妃杀罪），拟巴彦贝勒妻死罪。”④

“伯阳贝勒”是满文“bayan beile”的汉语音译。“bayan”一词译为汉语，意思是富裕、富饶。

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是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修纂《清太宗实录》的初稿本。由此可见，直到顺治九年为止，阿巴泰等满洲贵族的封号还一直按照满文汉语音译的叫法，被称为“伯阳贝勒”。至于“饶余贝勒”这一根据满文意译的爵号，是在乾隆重修《清实录》时才改定的。而“伯阳贝勒”这一爵号如果被日本人记为日语，应为“バーヤンベーレ”。显然，“バーヤンベーレ”与《鞑靼漂流记》原文所记的“ハトロワンス(巴图鲁王子)”的发音相差甚远。文中的“巴图鲁王子”不可能是“伯阳贝勒”阿巴泰。

校注者在注释中说：“努尔哈赤诸子中，惟第二子代善曾赐‘古英巴图鲁’称号。”然而，在努尔哈赤诸子中曾获“巴图鲁”称号的，并非只有代善一人。除代善外，阿济格也曾获得“巴图鲁”（又做“把土鲁”）称号。

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，崇德元年被封为“把土鲁郡王”。据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记载：

崇德元年四月“二十三日，宽温仁圣皇帝论功，封兄弟子侄……封阿吉格台吉为把土鲁郡王。”⑤

又据上书崇德七年（1642年）十月二十七日条记载：

“先把土鲁郡王在高桥防守时，不念国有皇妃丧，入偏哦公帐房，有加哈纳公效哈宁哈

的父，戏舞弹弦作乐。”⑥

“巴图鲁”是满文“baturu”的汉语音译，意译则是英武、勇健之意。清代对骁勇惯战者多赐以这一称号。在清初的满文史料中，有关巴图鲁郡王阿济格的记载时常可见。

崇德二年（1637年）三月，阿济格奉命往攻皮岛，途径朝鲜安州。“二十七日，安州总兵官叩见巴图鲁郡王（baturu jiyun wang）阿济格时所送礼物：牛三头、蜂蜜饼一斗、烟五十包、芥菜五十包。”⑦

有关“巴图鲁郡王”的记载在清初的满汉文史料中时常可见，但在乾隆以后修纂的清代官书中，这一由满文音译的爵号一律被改为意译的“武英郡王”。这一改动，往往使人忽视了“巴图鲁郡王”和“武英郡王”之间的渊源关系。

阿济格与九王多尔衮、十王多铎是同母兄弟。这与《鞑靼漂流记》中所述“称做哈图鲁王子的是九王的哥哥”以及“十王子是九王的弟弟”等内容完全相符。

日本人见到的巴图鲁王子长着一张麻脸。这是出天花时留下的疤痕。据《满文旧档》记载，天聪九年（1735年）二月二十日，“为清明节行礼，阿拜泰台吉、阿吉格台吉、和硕萨哈廉贝勒率众大臣去故太祖英明汗那里，烧金银的纸馃一万二千五百，纸钱十二万五千，杀三头牛，摆多种桌，上坟。因在国中有出痘的消息，所以汗和未曾出〈痘〉的诸贝勒没有去。”⑧由此可见，阿济格在天聪九年以前已经出过天花，在出天花时留下了一脸痘疤。

《八旗通志初集·阿济格传》称阿济格“生面雄勇，屡专征伐。”在《清实录》等有关史料中，也可以看到阿济格在与人交往时，常因一语不合便兵刃相向的鲁莽言行。这些记载，与《鞑靼漂流记》中对巴图鲁王子的身材、性格等描述是完全一致的。

阿济格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，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时四十岁。日本人见到的巴图鲁王子“年纪近五十岁”。二者的年令相差近十岁，这似乎是一个矛盾。其实这一点并不难解释。阿济格等人在入关前后长年栉风沐雨，东西转战，其相貌比实际年令显得老相是很自然的。崇德七年冬，清人大举入边抢掠，次年六月返回沈阳。当时在沈阳的朝鲜人形容这批远道归来的清军“所着衣服破尽无形，皆作鬼形。”⑨便是很好的例证。

综上所述，《鞑靼漂流记》中记述的“巴图鲁王子”，无论是名号、相貌、身材，还是性格、身份，都与阿济格相符。据此可以判定，“巴图鲁王子”不是阿巴泰，而是阿济格。原文“ハトロワンス”的翻译，也以“巴图鲁王子”为好。

---

①② 《清史研究集》第一辑，378页。
③⑤ 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23页。辽宁大学铅印本，1978年版。重点号为引者所加，下同。
④ 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30页。（ ）内是原稿本被涂改的文字。
⑥ 《清太宗实录稿本》78页。
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：《满文盛京原档》第七号。
⑧李林译：《汉译<满文旧档>》36。辽宁大学铅印本．1979年版。
⑨ 《沈阳状启》502页。辽宁大学铅印本，1983年版。